

贝克特全集 16

余中先……译

ATTEN
DANT

戈
多

等
待

GO
DOT

等待

戈多

余中先……译

萨缪尔·贝克特……著

CLP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贝克特全集. 16, 等待戈多 / (爱尔兰) 贝克特 (Beckett, S.) 著; 余中先译. — 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6. 8

ISBN 978-7-5404-7527-7

I. ①贝… II. ①贝… ②余… III. ①文学 - 作品综合集 - 爱尔兰 - 现代②剧本 - 作品集 - 爱尔兰 - 现代 IV. ①I562.1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65856 号

贝克特全集 16

等待戈多

DENGDAI GEDUO

著 者: 萨缪尔·贝克特

译 者: 余中先

出 版 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吴 健

装帧设计: 韩 捷

内文排版: 陈向阳 何 园 白笃群

印务总监: 邓华强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印 刷: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32

印 张: 5.25

字 数: 77 千字

版 次: 2016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7527-7

定 价: 28.00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 0731-85983029)

《等待戈多》于1953年1月5日在巴黎巴比伦剧院首演，由罗歇·布兰导演，出场演员如下：

爱斯特拉贡····· 皮埃尔·拉图尔
弗拉第米尔····· 吕西安·兰堡
幸运儿····· 让·马丁
波卓····· 罗歇·布兰
一个小男孩····· 塞尔日·勒库安特

第一幕

乡间一条路，有一棵树。

傍晚。

爱斯特拉贡坐在一块石头上，想脱下鞋子。他用两只手使劲地拽，累得直喘气。他筋疲力尽地停下来，一边喘气，一边休息，随后又开始脱鞋。同样的动作。

弗拉第米尔上场。

爱斯特拉贡：（又一次放弃）真拿它没办法。

弗拉第米尔：（叉开着两腿，迈着僵硬的小步，走近）我开始相信了。（他停住不动）我一直怀疑这种想法，我心里说，弗拉第米尔，你要理智一些，你还没把一切都试过呢。于是，我就继续奋斗。（他沉思，梦想他

的奋斗。对爱斯特拉贡) 嗨, 我说你呢, 你又来啦。

爱斯特拉贡: 你以为呢?

弗拉第米尔: 我很高兴又见到你了。我还以为你一去就不再回来了呢。

爱斯特拉贡: 我也一样。

弗拉第米尔: 为了庆贺一下这次相聚, 做点什么好呢? (他思索) 站起来, 让我拥抱一下你吧。(他把手伸给爱斯特拉贡)

爱斯特拉贡: (有些恼怒地) 过一会儿, 过一会儿。

沉默。

弗拉第米尔: (觉得被冒犯了, 冷冷地) 我可不可以知道, 先生是在什么地方过的夜呢?

爱斯特拉贡: 在一条沟里。

弗拉第米尔: (十分惊诧) 一条沟里! 在哪里?

爱斯特拉贡: (并没有做什么手势) 那边。

弗拉第米尔: 他们没有揍你吗?

爱斯特拉贡: 当然揍了……不过不太厉害。

弗拉第米尔: 还是那帮人吗?

爱斯特拉贡: 还是不是那帮人? 我不知道。

沉默。

弗拉第米尔：我只要回想起……从那之后……我就在心里问自己……要不是有我的话……你已经变成了什么样……（果断地）眼下，你恐怕早就成了一小堆白骨，一点儿不会有错。

爱斯特拉贡：（被击中要害）那后来呢？

弗拉第米尔：（丧气）对单独一个人，这实在有些过分。（略顿。兴高采烈地）从另一方面来说，现在泄气又有有什么用，我就是这样对自己说的。老早老早地就应该想到了，早在 1900 年前后。

爱斯特拉贡：够了。快帮我把这见鬼的玩意给脱了。

弗拉第米尔：咱们还不如手拉手从埃菲尔铁塔上跳下来呢，当第一批跳塔的人。那样的话，咱们还算很体面。可现在，为时已经太晚了。他们甚至都不会允许咱们爬上去。（爱斯特拉贡使劲地拽他的鞋）你在干吗呢？

爱斯特拉贡：我在脱我的鞋。你，你难道从来就没有脱过鞋？

弗拉第米尔：我早就对你说过，鞋子是要每天都脱的。你本该好好地听我的话的。

爱斯特拉贡：（微弱地）帮帮我吧！

弗拉第米尔：你脚疼吗？

爱斯特拉贡：脚疼！他在问我是不是脚疼！

弗拉第米尔：（有些激动地）好像这世界上只有你才脚疼似的！我难道就不算是个人吗？我倒要看一看，你要是受了我的那些苦，你还能怎么着。你可能会告诉我一些新鲜事。

爱斯特拉贡：你也脚疼过？

弗拉第米尔：脚疼！他在问我是不是脚疼过！

爱斯特拉贡：（伸出食指）这可不是一个理由，让你可以不扣扣子。

弗拉第米尔：（弯腰看）真的没扣啊。（他扣扣子）生活小事不可随随便便。

爱斯特拉贡：你要我对你说些什么呢？你总是要等到最后一刻。

弗拉第米尔：（若有所思的）最后一刻……（他沉思）那很长久，但是，那将很美好。这话是谁说的呢？

爱斯特拉贡：你不愿意帮我吗？

弗拉第米尔：有时候，我在心里说，那还是会来的。这时候，我就觉得自己很滑稽。（他摘下自己的帽子，瞧了瞧里头，伸手进去摸了一圈，摇了摇，又把它戴在头上）怎么说呢？轻松，但同时又……（他搜索枯肠地找

着字词) 畏惧。(有些夸张地) 畏——惧。(他又摘下帽子, 瞧了瞧里头) 这是怎么说的呢! (他拍打着帽子, 仿佛要从里面抖落出什么东西来, 又瞧了瞧里头, 把帽子重新戴在头上) 最终……(爱斯特拉贡使尽了吃奶的力气, 终于脱下了一只鞋子。他瞧了瞧里头, 伸手进去摸了一圈, 把它倒过来, 摇了摇, 往地上瞧了瞧, 看看是不是有什么东西从鞋子里落下来, 结果什么都没发现, 便又把手伸到鞋子里, 两眼茫然无神) 怎么回事?

爱斯特拉贡: 什么都没有。

弗拉第米尔: 让我看看。

爱斯特拉贡: 没什么好看的。

弗拉第米尔: 试试再把它穿上。

爱斯特拉贡: (仔细察看着自己的脚) 我要让它稍稍再透透气。

弗拉第米尔: 瞧瞧, 好一个家伙, 自己的脚有问题, 反倒怪起鞋子来啦。(他又一次摘下帽子, 瞧了瞧里头, 伸手进去摸了摸, 摇了摇, 又拍了拍, 往里吹了吹, 又把帽子戴上) 这变得让人担心起来。(沉默。爱斯特拉贡晃动着他的脚, 让脚趾头分岔开来, 好让空气更好地从中流动) 窃贼中有一个得救了。(略顿) 这是个合理

的百分比。(略顿) 戈戈……

爱斯特拉贡：什么？

弗拉第米尔：咱们是不是要忏悔一下？

爱斯特拉贡：忏悔什么？

弗拉第米尔：这个嘛……（他寻找着合适的字词）咱们用不着说得很细。

爱斯特拉贡：说说身世？

弗拉第米尔突然开怀大笑起来，但立即就止住了笑，他把手放在阴部上，脸部肌肉有些痉挛。

弗拉第米尔：甚至连笑都不敢笑了。

爱斯特拉贡：你说到了一种剥夺。

弗拉第米尔：只能微笑。（他的嘴角一咧，荡漾出一种夸张的微笑，凝止住，持续了好一会儿，然后突然消失）这可不是一码事。不过……（略顿）戈戈……

爱斯特拉贡：（恼火地）怎么啦？

弗拉第米尔：你读过《圣经》吗？

爱斯特拉贡：《圣经》……（他思索）我应该瞧过那么一两眼。

弗拉第米尔：（惊讶地）在没有上帝的学校里？

爱斯特拉贡：我不知道它是有上帝还是没有上帝。

弗拉第米尔：你一定是跟芝麻菜^①弄混淆了。

爱斯特拉贡：很可能。我还记得圣地的地图。彩色的。很漂亮。死海是浅蓝色的。光是两眼直直地瞧着它，我就已经口渴了。我心里说，那里正是我们要去度蜜月的地方。我们要去游泳。我们将很幸福。

弗拉第米尔：你本来应该是个诗人。

爱斯特拉贡：我本来就曾是个诗人。（手指着他的破烂衣服）这还看不出来吗？

沉默。

弗拉第米尔：我刚才说什么来着……你的脚怎么样啦？

爱斯特拉贡：它肿了。

弗拉第米尔：哦，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那个盗贼的故事。你还记得吗？

爱斯特拉贡：不记得了。

弗拉第米尔：要不要我给你讲一讲？

爱斯特拉贡：不要。

弗拉第米尔：这样可以消磨时光。（略顿）那是两

① 芝麻菜（la Roquett）是法国一个监狱的名字。

个盗贼，跟救世主同时被钉上了十字架。他们……

爱斯特拉贡：什么？

弗拉第米尔：救世主。两个盗贼。他们说，其中一个得救了，而另一个……（他寻找着“得救”的反义词）……受到了惩罚。

爱斯特拉贡：从什么地方得救？

弗拉第米尔：从地狱中。

爱斯特拉贡：我走啦。（他并没有动）

弗拉第米尔：然而……（略顿）这是怎么回事……我希望我这么说没有让你厌烦，你没有厌烦吧？

爱斯特拉贡：我没在听。

弗拉第米尔：这是怎么回事，在四大福音书作者中，只有一个谈到了这些事？他们四个人当时可都是在那里的——总之，离那里不太远。而只有一个人谈到了一个盗贼得救。（略顿）喂，我说，戈戈，你总得时不时地答应我一声吧。

爱斯特拉贡：我听着呢。

弗拉第米尔：四个里头只有一个。至于其他三个，有两个根本就没有谈到，第三个说，他们那两个盗贼都痛骂了他。

爱斯特拉贡：谁？

弗拉第米尔：什么谁？

爱斯特拉贡：我什么都没弄明白……（略顿）痛骂了谁？

弗拉第米尔：救世主。

爱斯特拉贡：为什么？

弗拉第米尔：因为他不肯救他们。

爱斯特拉贡：救他们出地狱？

弗拉第米尔：哦不，瞧瞧！救他们的性命。

爱斯特拉贡：这又怎么着？

弗拉第米尔：怎么着，他们两个都要受到惩罚。

爱斯特拉贡：这之后呢？

弗拉第米尔：但另一个说，他们中有一个人得救了。

爱斯特拉贡：是吗？他们没有达成一致，这就是关键所在。

弗拉第米尔：他们四个人可都是在那里的。只有一个人谈到一个盗贼得救了。为什么单单相信他，而不相信别的人呢？

爱斯特拉贡：谁相信他了？

弗拉第米尔：所有人呀。人们只知道这一说法。

爱斯特拉贡：人们都是傻瓜蛋。

他艰难地站起来，一瘸一拐地走向左侧的边幕，停住，一只手搭在眼睛上，望着远方，转身，走向右侧的边幕，望着远方。弗拉第米尔目随着他，然后，捡起鞋子，瞧了瞧里头，又急忙松手。

弗拉第米尔：呸！（他朝地上吐了口唾沫）

爱斯特拉贡走回到舞台中央，瞧着舞台深处。

爱斯特拉贡：美妙的地方。（他转身，一直走到脚灯前，望着观众的方向）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色。（他转身朝向弗拉第米尔）咱们走吧。

弗拉第米尔：咱们不能走。

爱斯特拉贡：为什么？

弗拉第米尔：我们在等待戈多。

爱斯特拉贡：这倒是真的。（略顿）你能肯定是在这里吗？

弗拉第米尔：什么？

爱斯特拉贡：必须等待。

弗拉第米尔：他说在树前。（他们打量着那棵树）你还能看到别的树吗？

爱斯特拉贡：这是什么树？